

刀锋
文丛

张柠 主编
文化先锋书系——刀锋文丛

HUIFEIYANMIEHUIFEIYANMI

花城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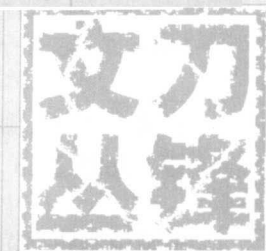
灰飞烟灭

一个人的摇滚乐观察

颜峻 著

张柠 主编 文化先锋书系——刀锋文丛

灰飞烟灭



灰飞烟灭

一个人的摇滚乐观察

颜峻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灰飞烟灭/颜峻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6.8

(刀锋文丛/张柠主编)

ISBN 7-5360-4735-5

I. 灰… II. 颜… III. 文化- 艺术评论-中国-文集

IV. J6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3839 号

责任编辑: 邹靖华

封面设计: 朱 竞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25 2 插页

字 数 28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735-5/J·243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自序

从功能上来看，这个自序实际上是序和跋的总和。也就是说，通过 DIY，我把自己给整合了。

首先要说明：这本书的内容，多数是 2001 年到 2004 年的文章，也包括更早和更晚一些的。它们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性的，相当于携带着显微镜和手术刀潜入摇滚乐现场，然后让自己趁着火焰还旺，随热空气上升，在清冷的某个高处眺望；另一类就是被火焰烤出来的汗水，要么就是火焰本身——如果你看到的不是灰烬的话。那些没有过上摇滚生活的人，通常无法想象现场的状况，但事实上，现场的每一个参与者，也都可以是旁观者。我知道有些人会只喜欢读前半本，有些人则只愿意读后半本，但我的确不是半个人，远不止。把这两半整合起来，对作者的体验和思考产生同等强度的反应，是我从现场带回来的愿望。至于整合所需的知识和经验，DIY 就挺好。

这本书的名字，原来叫《我的高潮给了谁》。不完全是为了让它好卖一点（当然，好卖一点是主要的原因）。它来自我喜欢

的一个乐队的歌词。和很多灿烂过的事物一样，这个乐队，诱导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我至今记得这句歌词，旋律、腔调，出现在不同现场时的气氛。除了挑衅似的谈到性，这首歌还夹杂着愤怒、失落和一种茁壮的暧昧的青春气息。如果说很多人都有过青春被浪费的感觉，但他们至少还浪费过，歌唱过，挥舞着啤酒瓶在凌晨4点的街上跳过舞。我和他们一样并不后悔，但还是想知道高潮究竟给了谁。是否值得，是一个价值的问题，给了谁，是一个知识的问题。高潮之后，人们会变得冷静，想要从快感走到智慧那里去。给了谁？尽管我隐约记得自己知道，但是听过那种轻蔑的歌声之后，甚至是几年之后，我又不那么肯定了。经过摇滚乐洗礼的人，通常有的是价值，但却匮乏着知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和中国摇滚乐纠缠了十多年之后，问题肯定会多过答案。可是当年我没有问题，也没有答案，行动就是行动的理由。研究也罢，记录也罢，扛音箱也罢，都是行动的一部分。我曾经想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后来发现自己像一个叛军战士，最终，我跑到了舞台上，但却是实验音乐和声音艺术的舞台。摇滚乐正在通过资本、知识和文化的渠道取得合法性，这正是当年朋友们的梦想，分赃和竖立纪念碑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我很替他们感到高兴。但我心目中的摇滚乐和青年亚文化，如果将来还有机会去书写的话，或许应该是另一个样子。在眼下这个大众文化研究蒸蒸日上，电吉他销量也蒸蒸日上的时候，我已经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好吧，过去我不是一个客观的评论者，现在我不是一个奋勇的歌唱者，高潮已经给你了，不管你是谁，咱们起床，上路吧。

.....

然而你看到的不是那个书名。现在的名字让我有一种超脱的

幻觉。有一天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会老去然后死掉，谈笑间战士和记忆全都灰飞烟灭，而青春仍然在燃烧，知识仍然在增殖，新的战士愤怒着舞蹈着出生，地球仍然在爱和废话中运行。没错我们都将灰飞烟灭——也许我全部的努力，都不过是为了微笑着消失，没有牵挂和恐惧。摇滚乐让我知道了高潮不过是幻影，而所有的幻影都值得为之努力，这就是生命。

最后，照例是列出一个感谢名单，并或繁或简地陈述理由。一般来说，多么没心没肺的作者，在这样的时候都显得额外谦虚。新书出版在即，世界是干净透明的，每一点一滴的恩惠，都让他/她的心充盈着爱。每当我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想，早干吗去了。是的，这是一种摇滚思维方式，找茬、出走、质疑。事实上中国的摇滚乐和年轻人文化，仍然处在一个找茬和弑父的阶段。20年来，人们总是迫切地要改变现实，人们也都做到了——如果做不到，政府和房地产公司会帮你。摇滚乐也在改变现实，但很多人看不到，原因是每个人都有很多想象，关于摇滚乐的想象，关于当代艺术的想象，关于幸福的想象，关于爱的想象，这些想象占据了所有的茶杯，以至于没有人能再倒水进去。可是大家还是口渴，因为他们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这件事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表现得尤其严重，但这又未必就是坏事。正如小知识分子发起了下半身写作运动，那些未老先衰的人也开始研究摇滚乐和亚文化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真的，我发誓不是在讽刺，因为我自己做的，也不过是给后来的人一些线索……

很好，顺利逃过了上一个自然段，不用写感谢名单了。但我还是想说，谢谢某些人，谢谢更多的人和这个世界。以后我会对你们更好一点，程度视能力而定。而我对别人好的主要方式，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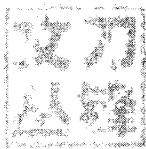


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让自己变好有很多方法，因人而异。我还在学习中。如果我不够好，在你对世界的负面情绪中增添了砝码，请一定原谅，并且，请继续让你自己变得更干净、更勇敢，争取多影响我。很多人过了30岁，脸上就浮现出一层猪油，并且沾着灰尘，一些摇滚乐战士也陆续加入这个行列（我在文字中写到的，只是彼时彼地的人，和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更大的力量，和现象。并不能保证这种力量不会抛弃他们）。请你一定要经常洗脸。

是为自序。

颜峻

2006年3月



目 录

1 自 序

第一辑 让我烂掉吧

- 3 被杂居的人
- 24 让我烂掉吧
- 34 ……想要一个权利
- 48 超越反抗
- 68 噪音，或残破的身体
- 78 十二个女孩与东西方不败
- 87 土鳖的竞争力
- 93 垮掉的一代？垮掉的新一代
- 105 取消摇滚神话

第二辑 废话的语法

- 123 独立的盟约
- 130 废话的语法
- 142 节日
- 148 来电
- 153 民谣之灯
- 160 独立音乐史前史



- 182 十年
188 草莓的事业
196 2010 年周游世界

第三辑 虚空的回忆

- 203 虚空的回忆
212 我是摸地雷的，但
216 我的 2001
219 大汗淋漓的 2002 年
242 信息过载，或我在我的书房
251 在现场 · Sub Jam 的 2002 年
255 在路上 · 中国摇滚乐的 2002 年
268 一个人的 2003 年
281 2003 年音乐大事记
294 2004 年，我的十大
303 2004 年音乐大事记、音乐名词列表
314 回到未来——2005 中国新音乐展望

第四辑 出汗

- 323 在新青年的对面
325 我的高潮给了谁
330 电子艺术家的汇报演出
333 夜生活刚刚开始
337 独立舞曲和我的多巴胺

- 340 星星掉在我头上
349 最灵敏的声纳
353 北京声纳日记
362 山水噪音·地下摇滚
368 再也没人闹了
371 北京爵士潜流
374 北京锐舞
379 冰凉的啤酒，温暖的手套

灰 飞 烟 灭

第一辑
让我烂掉吧

被杂居的人

——从歌词认识国内新音乐（一）

“我准备好了 让我烂掉吧。”

这是南京乐队 PK14（The Public Kingdom For Teens）的歌词。我不知道对这一代边缘青年缺乏了解的读者会从中发现什么——但对我来说，垮掉一代作家的影响、现实性、社会责任感和贱民的痛苦感，已经贯穿了近几年地下乐队的思想和生活；这句歌词并不能概括他们的创作和歌哭，但至少为本文将要开始描述的情景做了楔子。

从崔健的人文主义、理想主义落幕，到唐朝、黑豹的形式快感的昙花一现，中国摇滚乐进入了 90 年代中期的尴尬局面；接下来张楚、郑钧等人的出现，带来了多样化和折衷主义音乐的尝试，加上媒体对摇滚乐一词的回避，“新音乐”开始成为中国内地一切有别于商业和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音乐的代名词。而新音乐本身，在欧美资讯的持续介入之后，在摇滚青年终于回归生活之后，以加倍的原创性和现实态度浴火重生，不但在音乐形式上善于综合或自发地创新，也在歌词方面达到了更加自由和复杂的程度。

被称为“地下音乐”的新一代摇滚人，并不是都可以承担这样的赞美，他们门类的庞杂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梳理，但是列位看官，我们总是要开始，例如，从烂掉的、愤怒的、卑贱的、毒辣的这一群……

“被杂居的人”这个题目来自微乐队的代表作《但是我仍然习惯在漆黑的晚上触摸阴冷的墙上微弱的佛光》，而左小祖咒（NO 乐队主唱）也有“意识的我”和“哈喇子的人们”这种同样古怪的说法。事实上他们是从病句和错别字中开始标新立异的，这一点从左小祖咒的长篇小说《狂犬吠墓》中可以得到验证，用音乐家大卫·谢的名言来说：“发生一次是即兴，发生两次就是结构。”通过倔强和直觉，他们建立了自身的结构，那个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文化体制的结构。如果说他们的音乐在不同程度上被噪音、不和谐和弦和反常规制作、演奏方法所吸引，那么歌词，也同样使用着不同于以往的语法……排除更多的失败者不说，所有有所建树的音乐家，都因此属于这个杂种的文化。

是的，他们是被杂居的，是被搅拌和打击的，从作品，到自身。在摇滚英雄失去叛逆的光环之后，新音乐从业人员不得不面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而底层背景——以本辑歌词为例，在从事音乐之前，左小祖咒是船工家庭出身的退伍军人，微乐队主唱麦子是来自农村的流浪汉，舌头乐队多数都是工人——则带来了强烈的现实性。我们说艺术家需要进入底层、学习生活，但对地下音乐人来说，他们不需要“进入”和“学习”这样的词，他们仅仅需要认识和表达。

底层，仍然是体制的一部分，通过流浪、瞎混和做舞会伴奏来脱离体制，是他们通常采取的方式。所谓杂居，我想，就是这种生活经验上的复杂，和文化艺术启蒙上的混乱；当直觉之门被

打开，杂居者必然以蛮不讲理的方式建立自己的结构。这，是我迫切想告诉你，我的不了解地下音乐的读者的。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文本分析，也许舌头的《油漆匠》可以帮到一点忙——老百姓的修辞（明喻、影射和寓言风格），口语（例如“纯人类的东西”，其中“东西”，一个典型的模糊表达），对官方语言的反讽借用（例如“作为反面教材”、“活在人民心中”），叙事（当然，并不总是叙事）——有点乏味的主歌部分实际上是为一段漫长、压抑、紧张的音乐准备的，考虑到随后到来的控诉般的爆发，它显得阴险，而不是幼稚。在一种以效果为惟一目的的表达中，你知道，根本没有技巧的规则；底层的直觉只产生一个技巧，那就是有效。

这样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歌词和音乐、歌词和诗歌之间的关系。当兰斯顿·休斯的种族愤怒变成爵士乐的时候，他是在朗诵，当艾伦·金斯堡向爵士乐学习节奏的时候，他是在朗诵，当朋克诗人佩蒂·史密斯最初带着乐手来到舞台上的时候，她仍然是在朗诵。我们必须知道，歌词是要被唱出来的，即便是说唱乐，也需要严密的律动和节奏控制；从声音，到含义，歌词在两个层面上和音乐融为一体。谢冕曾经把崔健的歌词选入一本诗集，我想，这显然是对人文精神和摇滚乐的嘉许导致了对音乐的不敬。歌词就是歌词，配乐朗诵就是配乐朗诵，诗歌可以变身，被处理为音乐的一部分——阿兰·帕森斯计划的爱伦·坡，或者微乐队对其朋友亢霖的诗歌的加工——歌词可以学习诗歌，歌词可以启发诗歌，但就歌词本身而言，它从来都不需要诗歌的规则。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怎样阅读歌词？

或者，精力充沛的你，也可以考虑我们应该怎样抛开知识背

景来阅读诗歌。

还是继续讨论烂掉——微乐队也在他们的作品里唱：“我准备好了 烂掉/从生下来就 烂掉。”这是多么可怕，如果一个人真的这样想。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的确有无数青少年在这样的情绪中度过着他们有限的青春期。摇滚乐和另类文化给了他们突破口，却不能完全缓解他们的压抑，在教育、家庭、经济、性和社会观念下面，各种形式的疯狂和苦闷在悄悄弥漫。有声音乐杂志《自由音乐》上刊登的读者来信可以证明这一点；从1998年6月到今天，南京的地下文化网站“病孩子”已经有了432447次访问量，从那里，也许也能找到一些解释……不可回避的苦闷情绪，完全不同于崔健的“燃烧着痛苦和欢乐”和唐朝的“忆昔开元全盛日”的情绪，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弥漫着。

不需要引用鲁迅的名言，真的摇滚乐也需要直面惨淡的人生。而颓废，作为一种认识生活的力量，如果不是毁坏了颓废者，就应该是给他们更多的真实。从那些挣脱了和挣脱着颓废的人身上，新音乐得到了尖锐的、赤裸裸的内容。破旧的楼房、荒凉的农村被他们的感情紧紧抓住，自身的边缘的社会角色、贫困（一个月300元生活费大有人在）、外地人身份——在北京，暂住证始终是外地艺术家和打工者的心病，左小祖咒的《抱怨解决不了》和扭曲的机器乐队的《证件》都与此有关——很多人在纳闷，为什么今天的新音乐，尤其是摇滚乐总是有关痛苦和悲观；事实上，不谈那些有病而不善呻吟的歌词，我们必须看到善于呻吟，甚至为更广大的人群呻吟，是一种非常当下的责任。

也许麦子为自己的微乐队写下的歌词，是最为扭曲、卑贱和灿烂的言辞。作为业余画家、流浪者、肺病患者和深受海子影响的诗歌作者，在乐队组建以后全面地利用了自己的生活、幻象和

诗歌的缤纷意象，尽管他并不是一个善于驾驭音乐的艺术摇滚专家，但的确通过嚎叫和悲歌，在华丽、密集的音乐中使用了这些歌词。一些日常化的细节并非来自策略，而是直接来自现实——烧煤，喝开水，女人都到哪去了，墙角的抹布找不着了，去补鞋的我还需吃一百副中药，农民房里漆黑的晚上……而那些惊人的词语组合，密集而又自由，则在猛烈的鼓击和吉他音效中把绝望变成狂欢。

不需要提起金斯堡了，因为在我们中间，有太多那样生活和表达的人。

而价值在于，我们正在把绝望变成狂欢，在音乐的刺激中，以形式率领情绪，进行治疗——但愿这不是惟一的治疗方式。

左小祖咒，NO乐队的创建人，8年来从暴躁的 no wave——80年代开始的一种地下音乐，以纽约和大阪的实践者为代表——声响破坏者，逐渐变成一个嗓音沙哑的抒情歌手。但他的抒情代表作是《苦鬼》那样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爱情，刊登在艾未未主编的美术杂志《红旗》上的那些晦涩的歌词，现在已经被故事和贱民的生活所代替。他讨厌麦子，讨厌用诗歌或情绪化的方式写歌词，他主张打落门牙先吞进肚里。像《冤枉》，1998年在京广线上写的歌，把车厢里的一场玩笑变成了尴尬，“你已经行动，为了自在，自在是自由，自由是人权/可人权是政治！”他的荒诞感当然和对卡夫卡的迷恋有关，但是卡夫卡如果失去了中国现实的帮助，也无法左右这位著名流浪汉的情感。

在所有同类型音乐和歌词的创作者中，左小祖咒是最为成熟地建立了风格的一位。他的《的》假想了一次去新疆的旅行，但最终又被一个满嘴口臭的家伙抓回现实；他的《弟弟》虚构了一